

論漢字改革的路線問題

—評唐蘭先生“汉字拼音化”路線—

傅 銘 第

中国文字改革的路線問題是一个重大的問題。全面地看，中国文字改革問題不只是汉字改革問題，还應該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問題在內。少数民族文字問題有两方面：一是沒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怎样創立文字，一是已有文字的怎样改革——这些問題，虽然同汉字改革問題也有些关系，但是究竟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本文只談汉字改革的路線問題。

对于汉字改革，有反对和贊成的两种不同的意見。

目前，反对汉字改革的人越来越少而贊成汉字改革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同样是贊成汉字改革，可是走哪一条路綫呢，人們的意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不一致，突出地表現在唐兰先生的論文中。1956年1月，唐先生发表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1957年3月，又发表了“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唐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問題，實質上是汉字改革的路線問題。这的確是很重要的問題。革命走錯了路綫，就会損害革命，甚至招致失敗。汉字改革走錯了路綫，它就很难成功，至少会多走些弯路。

汉字改革有两条路綫。一条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路綫，主张簡化繁体字，整理異体字；主张采用拉丁字母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用来識字正音，推广普通話，并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

另一条是唐兰先生的路綫，主张“不变更汉字体系，在汉字原有基础上，利用它的固有形式，逐渐发展为拼音文字。”①两条路綫的最終目的都是拼音文字，可是前者是

①唐兰：“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7頁。

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文字而后者是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在采用字母形式上两条路线上存在着分歧。

唐先生在1952年10月曾经拟制过一个方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方案的全文，只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中看过这个方案的要点。唐先生没有把自己的方案和他的论文同时提出，谈基本问题而没有接触到具体内容，似乎是架空立论。我们讨论路线问题如果不把唐先生的具体方案作为根据，也很难把意见说清楚。唐先生对自己的方案要点现在是否有所修改，修改了哪些，从唐先生的论文中找不到圆满的答案。因此，我暂时只能根据唐先生原订方案要点来谈问题。

唐先生的方案要点如下：

一、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作拼音字母：

1. 声母18个：

北 (b)	①ㄅ (p)	ㄆ (m)	弗 (f)	刀 (d)	太 (t)	乃 (n)	力 (l)
个 (g)	ㄎ (k)	ㄏ (h)	之 (zh)	尺 (ch)	ㄦ (sh)	ㄖ (r)	ㄩ (z)
此 (c)	ㄷ (s)						

2. 韵母16个：

ㄚ (a)	ㄞ (o)	ㄞ (e)	ㄞ (ê)	乙 (i)	五 (u)	于 (ü)	ㄞ (ai)
ㄞ (ei)	ㄞ (ao)	ㄡ (ou)	ㄞ (an)	ㄞ (en)	ㄞ (ang)	ㄞ (eng)	ㄞ (er)

3. 声韵合拼的字母33个：

不 (bu)	卜 (pu)	母 (mu)	夫 (fu)	ㄅ (du)	ㄉ (tu)	奴 (nu)	六 (lu)
古 (gu)	ㄎ (ku)	戸 (hu)	朱 (zhu)	ㄓ (chu)	ㄉ (shu)	入 (ru)	足 (zu)
牛 (cu)	𠂊 (su)	比 (bi)	匹 (pi)	ㄔ (mi)	ㄕ (di)	弟 (ti)	尼 (ni)
里 (li)	几 (ji)	乞 (qi)	ㄤ (xi)	ㄉ (ju)	ㄉ (qu)	穴 (xu)	ㄦ (nü)
呂 (lü)							

二、保留800个汉字同新形声字混合使用。

三、拼写举例：

断民主主义諺（新民主主义論）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断断向松勾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①括号内拉丁字母，根据1957年12月11日国务院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大家知道，用汉字笔画式去拟制拼音字母，很难具备(1)笔画简便，(2)拼音准确而容易，(3)字形清楚而美观，这么三个特点。人们已经认识到注音字母还没有充分具备这三个特点，而唐先生自制的字母呢，只要同注音字母比较一下，立刻可以看出：(1)笔画不简便——67个字母共有246笔，平均每个字母3笔到4笔，这当然不“简”；不好连写，笔势不是一边倒，这当然不便。(2)拼音不准確也不容易——例如“新”“論”，可拼成“甥”“刂”；在“斬”“諳”中唐式的拼法是“甥”“𦨇”(xin lun拼写成xien luen)再加上偏旁“斤”“言”。由于采用双拼制，类似的困难很不容易把它克服。而且方案要点中对于声调问题，词儿连写问题以及舌尖韵母问题都没有提到，这实在是一个缺点。(3)字形不清楚也不美观——例如儿(er)和几(ji)，字形容易混淆；楷体字母夹杂着草体字母，笔画少的字母伴随着笔画多的字母，也不美观。

我們現在把唐制字母同注音字母以及拉丁字母的拼寫形式比較一下，讓大家看一看。下面的例子，1.是漢字，2.是唐式字母拼音，3.是注音字母拼音，4.是拉丁字母拼音。

1. 新民主主义論
 2. 勃糊朱朱乙刲
 3. T | ハ → | ハ虫メ 虫メ！ 力メハ
 4. Xin Minzhu Zhuyi Lun

(以上例一)

 1. 中国向何处去？
 2. 私詠犹広出去？
 3. 虫メハ《メニ T | ハ 厂セテメ <ル？
 4. Zhongguo xiang hechu qu?

(以上例二)

(以上例三)

上面的唐式字母拼音举例和唐制方案中的“拼写举例”是不同的。唐制方案中的“拼写举例”是汉字、简化字、新形声字和唐式字母几样东西夹杂在一起的“混合物”，其中有汉字20个（民、主、义、中、国、向、处、去、以、来、全、人、有、一、气、象、大、了、为、出），包括简化字；新形声字9个（斷、諳、𠂇、𠀤、𠀧、𠀨、𠀩、𠀪、𠀫）；拼音字母1个（勺）。这种“混合物”，据说叫做“综合文字”。从比例上去看，这种综合文字保留了较多的汉字，也用上一些简化字；比较奇特的是那些独创的新形声字，还没有原来的汉字简便；纯用唐式字母拼音的只有一个字（勺=的），比例最小。这种“综合文字”，说它是汉字吗，不完全是；是新形声字吗，也不完全是；是拼音文字吗，更不完全是。它样样都有一点儿，可那样也不是。它既不完整，也就没有体系。然而唐先生说它是“综合文字”，是“属于拼音文字的体系”，而且会“最后飞跃为完全拼音的文字”；这些话，我们怎能相信？

唐先生把这种由“綜合文字”到“完全拼音的文字”的路綫，叫做“汉字拼音化”路綫。他說：“汉字拼音化从字形上来看还是汉字，但其中一部分已經是拼音文字。所以称为拼音化就是要把汉字逐渐过渡到完全拼音文字。为了避免改革时有太多的阻力，使它能‘潛移默化’，需要保持汉字的形式，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还需要保持这种形式，但实质上它已逐渐走拼音方向，拼音部分的功用扩大发展，汉字部分的使用范围相对地縮小，这样就逐渐轉化到完全拼音的文字。”①唐先生这些論点，和他的方案要点中的拼写举例，两两对照一下，基本上是若合符节的。唐先生說是“不变汉字体系”，可是从拼写举例中可以看出，主观地生造一些奇特的比汉字还更难的怪字，实质上破坏了汉字体系，給文字带来了混乱。所謂“潛移默化”、“过渡”、“轉化”、“逐渐走拼音方向”等，无非是在改革过程中叫人們“今天”把“昨天”学会的丢掉，“明天”又把“今天”学会的丢掉，“天天”学新的，“天天”丢旧的，一直到完全拼音化。这样的路綫，叫人們长期困惑在文字上混乱的局面中，人們将会为这种“潛移默化”的

①唐兰：“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9頁。

“漸變”疲于奔命，印刷厂也得年年銷毀旧字模，改鑄新字模，其他使用汉字的文化領域也會出現動蕩不安的情況，紛紛然昏昏然而不知所措。充分預見到實行“綜合文字”的後果，可以預斷這條路線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何況理論上也很难自圓其說。

唐先生的主張，實際上是臆造新漢字，破壞舊漢字。這當然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路線是大不相同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張漢語拼音，那是按照“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辦事的。主張採用拉丁式字母拼寫漢民族共同語——現代漢語；主張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型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的一般用例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主張實現漢語規範化；同時，還主張簡化繁體字、整理異體字以便利應用。然而決不主張臆造新漢字，因為那樣就會脫離實際，就會破壞漢字固有的體系。應該肯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

唐先生一向研究文字學，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字學”一書中，論及新文字，批評“注音字母是可學可不學的”，說“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洋玩意兒”。那時，唐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新形聲字的草案，主張保留漢字的形式，改革漢字的聲符，用拼音方式代替舊聲符……，後來修正了一部分，主要的是保留一部分意符字，作為基本文字，都是最適用最容易認識的字，不必加上聲符。”唐先生說：“這樣，我們可以盡量地保存舊的，但是已經改革了我們所要改革的、不容易認識的文字。我現在把這種文字稱為新漢字。”^①唐先生早年的主張，到今天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所謂從綜合文字到拼音文字，所謂漢字拼音化，看來似乎是接受了拼音方向這一個原則，可是實質上仍然沒有脫離漢字的方塊形式，而且這種方塊形式的拼音字母比注音字母還要更難。用這種字母拼寫出來的文字也是“保持方塊的形式”的，“一個拼音只代替一個漢字”。這樣的形式當然不能夠把同音字問題、聲調問題、詞兒連寫等問題解決得很好。這些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這種文字實現和通行的可能性也就很可疑了。

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唐先生論述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時還這樣說過：“在整個政治環境沒有改變、整個中國文化教育還只用漢字、整個中國語詞還不能整理匯集成為不刊之典，整個中國語言還不能適應這種新文字的時候，這種新文字是沒有法子成長的。”我現在請問唐先生：當整個政治環境有了改變、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整個中國文化教育不只用漢字、也用這種拼音字母，整個漢語詞匯已經整理纂集成為不刊之典，整個漢語已經規範化、能夠適應這種新文字的時候，這種新文字是不是有法子成長呢？“文字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這種條件是否根本不可能創造呢？是否

^①唐蘭：“中國文字學”，191頁。

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仍然沒有法子成长而只是“綜合文字”才有法子成长呢？

我們認為，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固然是肯定的，可是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應該充分估計到。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先用來做推广普通話和教学汉字的正音工具，并作为进一步研究制定訂拼音文字的基础，而实现拼音文字却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們不是汉字改革的爆发論者。

我們認為，彻底改革汉字必須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从方块汉字的形式中去寻找拼音化，前人已經积累了历史教訓，我們不应重蹈前人的复轍。汉语拼音这一條路線是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正確路線，因为文字必須服从語言，它應該是記录語言的工具，为語言服务。汉字由于方块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适应汉语拼音的要求，只有突破汉字形式才能密切表音。在推广普通話的过程中，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实验可以逐渐完美化起来，逐渐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我們認為，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式字母和汉字拼音化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不只是形式不同，作用和效果也很不相同。前者並不排斥汉字，并不破坏汉字的体系，并不要求废除汉字。汉字永远有人使用，有人学习。后者却不然。“綜合文字”以至于“汉字拼音化”，自始至終是以逐渐消灭汉字的手段企图最后取而代之的，可是代之而起的仍然是方块形式的拼音新汉字。前者不但不要求废除汉字，而且要求热爱汉字的学者专家全面地系統地深入地研究汉字，也要求在不破坏汉字体系、不主观地乱造新字（如所謂“新形声字”等）的原則下进行汉字簡化的工作，以便利人們繼續使用汉字。后者呢，人为地生造一些比汉字更难的奇形怪状的（如撓线等）新的方块儿，这种方块儿保留了汉字的豆腐干形式的外壳，可是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的实际內容，把汉字的灵魂摄去了。这类方块儿以逐渐渗透的方式“潛移”到汉字的陣營中来，起初还容許一部分表意的方块汉字的存在，后来却慢慢地用“默化”的方法把它們排斥出去，最后清除得一干二淨。如果還說这条路線是“不变汉字体系”，那才叫人們实在莫測“高深”呢。

汉字改革的路線問題，是老問題也是新問題。在少数人心目中是老問題，在多数人心目中是新問題。作为老問題必須算算旧帳，作为新問題不妨談談是非。去年看到唐先生的“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由于沒有看到唐先生的具体方案，担心自己的意見近于空疏，沒有参加討論。今年看到唐先生的“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和他的“方案要点”，以及最近发表的“中国文字應該改革”，①覺得唐先

①人民日报，1957年9月27日，7版。

生的“一論”、“再論”，基本上和他的“方案要点”以至于“中国文字学”一書中的主张是先后連貫、一脈相承的。

唐先生在1957年5月16日文字改革座談会上的发言，以及9月27日的文章“中国文字應該改革”里面，虽然也認為文字改革必須走拼音方向，表示如果把拉丁化新文字作为尝试而不作为正式文字，也不反对；表示如果把拉丁字母綜合組織到汉字中去，逐渐地、慢慢地改，也可赞成；可是却反对彻底地改而主张从汉字本身去发展，主张从五、六千汉字中检出千把几百个字改为拼音字。这种主张，显然和唐先生过去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貫的，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此，唐先生虽然表示取消自己創造的方案，并說：

“采用什么方案應該从新討論”，可是以上这种主张，实质上还是为他过去的方案婉言辩护。我們固然肯定，唐先生采取商量的态度，看法也比从前稍有改变，認為中国文字應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并且揭发和批判了章、罗、陈梦家等右派分子蓄意在文字改革这个問題上打开缺口，向党进攻的恶毒阴谋。所有这些，都是應該欢迎的。然而討論汉字改革的路線問題，通过爭鳴把它逐渐弄清楚，在国务院已經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展开广泛宣传的今天，在汉字是否改革成拼音文字，还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內繼續研究討論的今天，針對唐先生的理論和方案提出我的看法来商榷，那就不算是过时而是很有必要的了。所以，即使本文有不对和不全面的地方，为了引起論爭，我还是提出来求正于从事和关心汉字改革的同志們。